

新俄罗斯  
文学丛书

# 锌皮娃娃兵

(白俄罗斯)斯·阿列克西耶维奇 著 乌兰汗 田大畏 译

昆仑出版社

**本书由作者授予中文专有出版权**

**图字：军—1998—02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锌皮娃娃兵/（白俄罗斯）阿列克西耶维奇；乌兰汗、田大畏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1

（新俄罗斯文学丛书）

ISBN 7-80040-338-6

I. ① 锌… I. ①阿… ②乌… ③田… III. 报告文学—俄罗斯—  
—现代 IV. I511.2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59千字 定价：22.00元（膜）

## 编者的话

关注今日俄罗斯，必然要阅读今日俄罗斯。

俄罗斯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近邻，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她总是与我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索。苏联解体后，社会生活和人的心态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遭遇国家解体社会改制经济休克政治震荡的文学又怎么样了？这都是广大读者十分关切的。

为此，我们推出这套《新俄罗斯文学丛书》，力求比较系统地介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新作品。

诚然，所谓“新俄罗斯文学”并非严格的理论概念，更非政治概念，而是以此代指苏联文化解构的语境之中新产生的俄罗斯文学。因为任何文学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文化的发展嬗变和具体政权的更迭也绝非同步对应，所以这套丛书也选收了个别的1990年前后苏联晚期文学和独联体时期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作家、侨民作家用俄罗斯语言写作的以苏联时期为背景的作品。这种“前取”和“延伸”，也是为了更客观更全面地反映出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

近十年的俄罗斯文学确乎是一道多声部多色调多极向的新风景。在剧烈的社会震荡中，新老作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困惑，都在调整着自己的定位，并不断有新作推出；在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背景下，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和艺术表现手法各竞风流，其间也不乏相互激烈争执而又相互交叉融会乃至派生出

新的派别新的作品……种种错综复杂色彩斑斓的文坛景观一再表明,新的文化语境中作家的新探索是积极而又丰富多彩的,很难用“民主派”、“传统派”、“反省派”等等若干名称来硬性划分,或用带各种词缀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来简单概括。林林总总的作品自然是良莠不齐瑕瑜互见,许多作家的境况也还很困难或者说很令人尴尬,但就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大趋势而言,对往昔时代的反思正由社会学层面向历史文化层面深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审视批判正与更广阔时空中的文化自审和哲理思考越来越有机地结合起来。俄罗斯文学并未随苏联解体而沉沦停滞,她仍在困境中发展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继续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艰难而顽强地塑造着自己新的独特的形象。

如前所述,《新俄罗斯文学丛书》力求比较全面比较客观地介绍新格局新时期中俄罗斯文学的新发展新成果,所以我们并不专门侧重某一派系,也不专门厚爱某一种艺术风格。当前俄罗斯的各种文学奖项可谓名目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即有160余种),我们关注近年来的各种获奖作家和作品,但并不仅以某些奖项为取舍标准。凡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社会状况和人的心态、展示其文学进程的代表性佳作,都在我们的选择范围之内。

这套丛书将采用有起始上限而无结束下限的开放型结构——随着俄罗斯文学的新作迭出,我们还将不断地择优译介,继续奉献给广大读者,也渴望得到大家的批评与支持。

1998年10月

# 阿列克西耶维奇和她的纪实文学

(代前言)

1984年2月，苏联大型文学刊物《十月》杂志刊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撰写的反映苏联人民进行的卫国战争的作品——《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作品面世后，苏联评论界和广大读者一致为之叫好，认为这是从新的角度审视了这场伟大而艰苦的战争。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颇负盛名的作家康德拉季耶夫读了这部作品以后，立刻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感慨万千地说：他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语言来感激这位作者，因为她替男性完成了这项工作，“所有的前线老兵都感谢她”。他又说：“我早就感到自己对于我们女战友，对于战争中的姑娘们，负有一种作家的、同时也是普通人的责任。我早已着手写她们，然而此时此刻我才发现，我是根本写不出这样作品的——因为我并不了解我在阅读《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时才知道的那一切。……我痛苦地想到：40年过去了，我们竟然没能写出关于我们姐妹们的真实行为和真实感。是她们为我们包扎伤口，在医院里细心照料我们，并且和我们一道在战场上进行非人的战斗。我们却没能写出她们！既惭愧又痛心！”他称赞这位女作者在战争文学领域开发了“深深的岩层”。的确，战争文学的作者一向以男性作家为主。如今，一位30多岁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一位没有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性，竟然写出男性作家感受不到的并为之赞

叹不已的作品。作品之所以成功，因为她用女性独特的心灵揭示了战争的另一个层面，用谈心式的陈述说出了战争的本质，用女性的心身的变化说明了战争的残酷。那一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颁发了荣誉勋章。

我国很快就将《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译成了汉文，并于1985年与我国读者见了面。<sup>①</sup>

1989年初冬，阿列克西耶维奇随苏联作家代表团来我国访问。11月6日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俄苏文学研究人员与这个代表团见了面。那天，大家谈得很随便很坦诚。阿列克西耶维奇衣着朴实，发型简单，略带忧思的面颊上闪耀着一对灰色的眼睛。她讲话谦虚、稳重，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用豪言壮语，但每句话出口时似乎都在她的心中经过掂量。

她讲述自己在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怎样当了记者，怎样认识了白俄罗斯著名作家阿达莫维奇，怎样以他为师，后来又怎样从记者进入文学界。

她还讲了写作《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的过程。她说她用4年的时间，跑了200多个城镇与农村，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妇女，笔录了她们的谈话。她说战争中的苏联妇女和男人一样，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爬冰卧雪，有时要背负比自己重一倍的伤员。战争以苏联人民的胜利结束，同时也使很多妇女改变了自己的天性，变得严峻与冷酷。

当时，她的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述自己怎么孜孜不倦地追求“写真实”的努力，还有她有关“纪实文学”的想法。她用的是“文献文学”一词。我对这种提法感到新鲜，又觉得对此词的含义理解不透。

我一边听她讲自己采访的经历，一边想像一位女性需要有多

---

<sup>①</sup> 1985年我国昆仑出版社出版吕宁思的译本，书名译为《战争中没有女性》。

大的精神力量去感受战争惨剧和承担感情的压力。

那天，她说她在撰写一部新作，通过孩子的眼睛观察成年人的战争和战争给家庭与人们造成的不幸。几年后，这部书问世时取名《最后的证人》，也是一部有关苏联人民卫国战争的纪实作品。

告别时，她赠给我一本白俄罗斯出版社出版的《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原作。书上题了一句话：“纪念我们在伟大的中国土地上的会晤”。字迹规规矩矩，和她的讲话，和她的衣着很相配。我把书接过来，感到书的重量——沉甸甸的。

1990年末，我在苏联《民族友谊》杂志第7期上读到她的又一部新作《锌皮娃娃兵》。这篇纪实文学作品让我心潮翻滚。她写出了苏联部队的内幕、官兵上下的心态和他们在阿富汗的令人发指的行径。

阿列克西耶维奇在该书中说：她的研究对象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全书由几十篇与战争有关的人的陈述组成，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我认为它的中心人物是战争中的人——这种说法也许没有错。

为了帮助我国读者阅读，介绍一下苏联与阿富汗的关系或许有些补益。

阿富汗是苏联的邻国，也与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印度接壤。它的面积比英国、法国都大。它有丰富的尚待开采的矿藏，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非同一般的军事战略意义。

上一世纪，英国就想吞并阿富汗，以便实现占领南亚次大陆的美梦。美国也想霸占阿富汗，以便把它变成南下暖洋的基地。俄苏也没有袖手旁观。早在沙皇时代，俄国就觊觎这块土地。近几十年，苏联当局总以阿富汗的“真诚的朋友”自居，扶持亲苏势力，派去专家，供应武器，目的就是全面控制这个国家。

《锌皮娃娃兵》所记述的时间是从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起到1989年2月撤军前夕止。十年当中，阿富汗的政治发生了

诸多变化。

1979年，奉行民族主义政策的阿明当选为阿富汗政府总统，同时担任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苏联不信任阿明，决定铲除他。需要找个合法的理由。于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政治局做出出兵阿富汗的决定。他们策划让卡尔迈勒上台，然后由卡尔迈勒出面要求苏联出兵“援助”新的政府。1979年12月苏军坦克和伞兵越过阿富汗边界，占领了重要建筑物和电台。27日将阿明逮捕，并于当夜处决。

自1980年起，阿富汗各派游击队逐渐结成联盟，同入侵的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开展了游击战争，战火烧遍整个阿富汗。游击队得到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的支持与武器供应。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联大关于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的呼吁：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

1986年——卡尔迈勒被推翻，纳吉布拉取代卡尔迈勒当上总统。

1988年4月——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和美国在日内瓦签署关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协议。

1989年2月——苏联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他们的所谓“有限人数”多达11万人。

苏联终于结束了没有宣战的历时10年之久的侵略战争，时间比卫国战争多出一倍，死亡人数不下万人，主要是一些20岁左右的青年，即娃娃兵。这就是《锌皮娃娃兵》一书的时代大背景。

《锌皮娃娃兵》和《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写作手法有相同之处，都是笔录战争的参与者或其家属的陈述，但又有所不同。《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中纪录的全部是妇女的话，加上作者的淡淡的描述。《锌皮娃娃兵》中除参战的士兵、军官、政治指导员、医生、护士等人外，还有等待儿子或丈夫归家的母亲、妻子等人



的含着血和泪的回忆。《锌皮娃娃兵》中几乎没有作者的任何描述，但有更深一层的感受，即战争中的人潜在的思想活动与处于朦胧状态的意识。作者是从妇女的角要在进行心灵的挖掘，这是心灵活动的文献。《锌皮娃娃兵》的作者努力将人的心掏出来展示给读者，让他们看看人的心在战争中是怎样跳动的。

如果说，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前两部作品描绘的既有血淋淋的悲惨遭遇也有壮丽的理想和红旗招展的胜利场面，即苏联时代军事文学的模式。那么从《锌皮娃娃兵》开始，阿列克西耶维奇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着力揭露人间悲剧的道德原因。

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纪录不遮掩，不掩饰，她在探索一种真实，同时也可以看出她的立场——反对杀人，反对战争，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战争。她在说明战争就是杀人，军人就是杀人工具。

然而，当这种真实摆在读者面前时，有人感激涕零，由衷赞赏。同时也有人反对，有时甚至连讲述者本人事后都认为自己讲的事不应当见诸于文字，更不应印出来让大家知晓。有的人认为阿列克西耶维奇是在给苏联军队抹黑，是对苏军的诽谤。有的人上告法院，对簿公堂。上告人何止一两人，上告又何止一两年？！相悖的看法都见诸于报端。苏联《民族友谊》杂志1992年第8期刊出读者对《锌皮娃娃兵》的一组来信。编者按语中说：“如今有关‘阿富汗’战争渗出表面的真实震撼了整个社会，其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斯大林主义的罪恶。《锌皮娃娃兵》的读者们，包括书中的主人公们，对它的反响截然不同。”有的人问道：“为什么早没有这本书？这本书能拯救我的儿子。拯救我。它会擦亮别人的眼睛。我现在对任何人也不讲任何事了，我把发表了《锌皮娃娃兵》的那一期贵刊递给对方说：读吧，那里有我的心。”

另一位女性写道：“我愿跪在你们面前——谢谢你们讲了真情。过几年再发生新的恐怖时，我们会站在一起，站在铁丝网的一方。不过，这是将来的事，现在让大家都知道那辛酸的可怕的

真实吧！真实！除了真实之外，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打消我们当奴隶的愿望。”

相反的意见同样十分尖锐。

有的母亲带着在阿富汗牺牲的儿子的相片和他们获得的奖章与勋章来到法院，一边哭一边喊：“人们哪，请你们看一看，他们是多么年轻，多么英俊，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可是她写文章说他们在那边杀人！”有的母亲甚至直截了当地冲着阿列克西耶维奇叫道：“我们不需要你的真实，我们有自己的真实！”

真实——多么朴实的话，多么难办的事！人的立场与观点不同，对真实的认识也不同。

阿列克西耶维奇认为：“的确，她们有自己的真实。”真实要反映在文献中。“那么什么是文献呢？”阿列克西耶维奇曾反问自己：“人们可以控制它到何种程度呢？它在什么程度属于人们，又在什么程度属于历史和艺术呢？”阿列克西耶维奇觉得“百思不得其解”<sup>①</sup>于是，她继续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真实。

阿列克西耶维奇说：“今天我们大家不是在谈话，我们大家是在叫喊。每个人叫喊着自己的事。如果把过去看成是我们的档案，那么我们就是在档案中由于疼痛而喊叫而发疯的人。”<sup>②</sup>

有一天，阿列克西耶维奇去见过去有过接触的一个小伙子，她想恢复过去的真实。她说，在阿富汗时，那个小伙子对她说：“你是个女人，你能在战争中了解什么？你是个耍笔杆子的……难道人们像书中或电影中那么死法吗？他们在书中和电影里死得漂亮。昨天，我的一个朋友被打死了。子弹击中头颅。他大概奔跑了十来米，要抓住自己的脑子……你能写这些吗？”阿列克西耶维奇把他的话说在书中了。从那时起，过了七年。阿列克西耶维奇这次

---

① 引自《真实的私有化》一文，见苏联《文学报》1994年7月20日。

② 引自《真实的私有化》一文，见苏联《文学报》1994年7月20日。

见到那个小伙子时，发现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已经成了走运的大款。他喜欢讲阿富汗的事，但已不是原来的说法了。他说：“你那些书有什么用？那些书太可怕了。”

她还遇见了一位在《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写过的女性。这位女性讲的事，也使阿列克西耶维奇很有感触。这位女性说，她几十年来不敢进肉铺，不敢看肉，特别是鸡肉：鸡肉使她联想到人肉。她说，一场战役结束后，看见双方被打死的人是件可怕的事。年纪轻轻，像土豆似的撒满大地……后来，阿列克西耶维奇把自己笔录的这位女性的话交给她过目，她把所有的话都勾掉了，并把自己所从事的军事爱国主义事业的总结寄给了阿列克西耶维奇，写道：“你发表这一篇吧，至于我过去讲给你听的，是让你明白我们在战场上是多么可怕。”阿列克西耶维奇说：“她要求的是她所理解的准确、真实。她希望的是单纯的生存。怎么才能对她讲清楚，‘单纯的生存’是艺术圈外的事。作者只允许做一种事，即将它变成艺术。”

看起来，真实——仿佛随人的思想的变化而变化，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它难以捕捉到，也难以为大家所公认。阿列克西耶维奇所追求的是超越时间、超越人的立场和阶级属性的真实。在阶级社会里，为这种“真实”而奋斗，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更何况是位女性。

领导苏军入侵的苏联将军们怎么看待他们在阿富汗的行径呢？他们不只是一般的执行命令的人，更不是普通士兵，他们还是指挥者。

梅里姆斯基中将在阿富汗指挥过苏军六年之久（1978—1984），现已退休。1995年第3期《近代史与当代历史》杂志上发表了 he 的一篇长文《阿富汗战争：参战者手记》。文章最后部分显然是对阿列克西耶维奇这样的人所持的观点进行批驳。他写道：

“关于阿富汗战争的许许多多的报道中，把重点放在负面现象

上，完全忽视了献身的崇高和决心。这种片面的做法本身令人感到屈辱。在激战过程中对俘虏施加毫无道理的酷刑和嘲弄以及趁火打劫、掠夺等其他残酷行为，是任何一场战争中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的。这场战争也不能例外。我们的军队不是由圣贤组成的。部队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但苏联官兵行为中主要不是残酷。相反，士兵们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忠于职守、刚毅与勇敢，所以在这方面给自己抹黑是不当的。”“在阿富汗形成了一种传统，对这种传统不能不给予高度的评价，即某些士兵距离复员只剩下几天时，自愿代替年轻的士兵去参战，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年轻士兵对这种严峻的考验还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还有，在阿富汗最严厉的惩罚或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军人逃避战役，对这种传统怎能视而不见呢？”

他又说：“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泛流传一种说法：‘部队不应执行没有弄清楚是否合法的命令。’只有非常不理解军事生活的人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军人是按军事组织的规律，是按一长制的原则在生活行动，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没有讨论的余地。这种法则是严峻的，但是合理的。否则就无法作战更谈不上取得胜利。打仗时不举行群众集会——打仗时要厮杀。不应当向军队问罪，而应当向做出使用武力的决议的人问罪。”苏联人民是否问罪了发动那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呢？当时入侵阿富汗的苏军是用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战争进行十年之久，苏军并没能征服条件极差的游击队。入侵者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撤军。梅里姆斯基中将对这些现象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

谈到士兵的心态时，他写道：“还流传一种关于当年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们的扭曲心理的说法。我从根本上不同意把一切都扣在阿富汗头上。应当理解打过仗的、经历过死亡的人的心理，当他回到和平生活中，看到人人都在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没人对他感兴趣时，他便想用自己的种种行为引起别人的注意，并高

声疾呼：“人们啊，我是经历过死亡的人，请你们看看我，哪怕是讲一句好话呢！我是值得你们重视的！”他撞到漠不关心的墙壁上，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创伤最深的人便会和社会对立起来。因此出现了冲突。”经历了这场战争的士兵一下长大了好几岁。他们的青年时代于20岁便结束了。应当把他们当做成年人对待。从阿富汗回国的绝大多数战士保持了并带回来了和荣誉相称的忠诚。”这位中将承认：“阿富汗战争给苏联和苏联武装力量的威信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场战争给父母们也带来了重重的痛苦，他们的孩子们在战争中变成了残废或是丧失了生命。”

直到现在读者围绕着《锌皮娃娃兵》的争论仍然未休。

《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是阿列克西耶维奇继《锌皮娃娃兵》之后又一部力作。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机组发生爆炸，发生了严重的核泄露事故，造成了苏联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损失，此事惊动了世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共和国境内，可是由于气流风向等原因，受害最严重的是与乌克兰相毗邻的白俄罗斯。那里的空气污染无疑会长年不散。正是这种难以估量的悲惨后果，趋使这位对人类未来极其关心的勇敢的女性阿列克西耶维奇再次投入收集死亡的“文献”，并着手写作她另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她采取的仍然是记录谈话的形式。三年当中，她走访了经历过那场灾祸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

这部作品还是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也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它叙述的是在人们内心的震颤，人们在感情、思想、观念上发生的变化，事故受害者——“切尔诺贝利人”——整个生活和命运中出现的急剧转折。对于他们，事故前后是两个世界，两个时代。他们从自己的亲身遭遇中发现了明白了其他人目前仅是模糊感觉到的灾难。他们的过去和今天对于其他人还是秘密，或者

还是未来。所以作者说她“在记录未来”，因而给自己这部书加了一个乍看不容易理解的副标题：“未来的纪事”。

如果说，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前四部作品都有明确的罪人，比如，卫国战争中入侵的德国法西斯匪徒；苏联时代国内的黑暗势力，阿富汗战争中屠杀老百姓的军人……那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则不同了。谁是这场空前灾难的罪人？值班操纵员？可是他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已有所感觉，按了机组遇险求救信号钮。信号钮不灵。爆炸发生了。操纵员葬身火海。人们谴责他是罪魁祸首。

“几个人……仅仅是几个人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千百万人的命运……仅仅是几个人就把我们都给害死了……他们不是疯子也不是罪犯。他们是在核电站工作的普通的操纵员！”

阿列克西耶维奇为了写出当时的真实，一个人一个人地去采访，一句一句话说地做笔录，完成了《切尔诺贝利的祈祷》一书。最后暴露出来的是苏联政治、科技、社会、意识形态……等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切尔诺贝利的爆炸和核泄露证明苏联人民是无辜的，政府是有罪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引起了各种观点的冲突，同时加剧了许多人信念的崩溃。

和阿列克西耶维奇前几本书的思想一样，她关心的核心仍然是人与人的生命。这部书中多了一层人与科技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思考。谈话者思想和文化水平不同，但每个人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接触了这个问题。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对人，对人的生命，对地球上的生物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操作、科技发展，意识形态……是否合理的标准。

《切尔诺贝利的祈祷》在欧洲极受重视，1998年德国授予这部著作“最佳政治书”奖。阿列克西耶维奇在国际文坛上的声望日益提高。

到目前为止阿列克西耶维奇已出版了五部纪实文学作品，即

《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最后的证人》、《锌皮娃娃兵》、《被死神迷住的人》和《切尔诺贝尔的祈祷》。她根据自己的纪实文学作品先后改编成三部话剧和近 20 部纪实影片。她准备再写两部书，即《穷追不舍美丽路》和《啊，傍晚的光亮！》。这两部作品还没有着手，但她已考虑到它们的诞生。这也许正是女性作家的一种特殊感悟。

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作品具有“文献”价值和写“真实”特色。她的书中没有中心人物，也不做主观的心理分析，但从她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联结的事件、局部的现象——给人造成一种相对完整的概念与画面。她纪录的讲话，从微观视野去联想客观场面。她尽力深入讲话者的心灵、挖掘埋在潜意识中的实质。她不是自己解释，而是让讲话倾叙出各种行为与活动的动机。她是通过声音在认识世界，通过心灵在揭示真实。

世界是斑斓的，而真实是刺眼的，更是刺心的！

我想起九年前与她会晤时她一再强调的“文献文学”的原因与重要意义。我想起她在赠书上的题词。如今，我们在中国土地上又会晤了，这次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作品。值得纪念、值得庆贺的会晤。

高 莽

1998 年 9 月 30 日

## 目 录

编者的话 ..... ( 1 )

阿列克西耶维奇和她的纪实文学 (代前言)

..... 高莽 ( 3 )

锌皮娃娃兵 ..... 乌兰汗译 ( 1 )

切尔诺贝利的祈祷 (未来的记事) ..... 田大畏译 (221)

附 我惟一的生命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访谈录

..... 塔·别克著 乌兰汗译 (438)



历史会说谎。

——萧伯纳

## 著书前日记摘录

1986年6月14日

我对自己说：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当我完成《战争不是女性的面孔》一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正视孩子由于磕碰而从鼻子里往外流血，在别墅区看到有人欢天喜地从深水中把鱼甩到岸边沙滩上时，我扭头就跑，鱼的那双静止不动的凸泡眼睛让我心酸。我们每个人大概在生理与心理方面都有自己的防痛储备力。我的储备力已经用尽。我听见猫被汽车轧死时的惨叫声就要发疯，见到被踩死的蚯蚓就回避。我不止一次想到，动物、鸟类、鱼类如同所有生物一样，也有形成自己历史的权力。将来总有一天，有人会把它们的历史写出来。

然而，突然的事发生了！如果这事可以称为“突然”的话。战争已经进行了七个年头。

“人世间的悲痛有百种反映。”（莎士比亚《理查三世》）

……前往农村去的路上，顺便捎上了一个上学年龄的小姑娘。她到明斯克采购了食品。一只大提包里露出几只鸡头，行李架上塞了一网袋面包。

进了村子，见到了她的母亲。她站在篱笆墙旁高声喊叫。

“妈妈！”小姑娘向她跑过去。